



LILI SISTERS

National Music

6.

打破、重生、藝術家 (2010-)

勇氣的定義，並非無所畏懼。《荀子·大略》有云：「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亦即在逆境中的表現，才是個人品格的驗證。要能從逆境中崛起、矢志不渝，才是所謂的勇者。我認識的李小鏡，有風骨、但不驕傲；有見地、但勇於挑戰，甚至推翻自己。更重要的，他不是一個會向逆境屈服的人。接連失去至親，外加長期受到病魔挑戰，這一切曾經打亂他的步伐，卻始終無法消滅他繼續前行的意志與勇氣。著名劇作家蕭伯納有一句名言：「人生有兩齣悲劇。一是萬念俱灰；另一則是躊躇滿志。」從 2003 起的十年間，命運像一齣殘酷的荒謬劇，一方面，李小鏡在國際藝壇享有足以讓任何藝術工作者「躊躇滿志」的成就；同時，卻又讓他經歷一次次能夠讓凡夫俗子「萬念俱灰」的打擊。「馬戲團」系列，就是在這樣悲喜交加的環境之下，所完成的一套作品。



【本頁圖】

2016 年，李小鏡全家參加兒子李維（右 1）於紐約醫學院的畢業典禮。

【左頁圖】

李小鏡，〈Lili Sister〉（「馬戲團」系列），2011，典藏噴墨，104×74cm。

人生如戲？

「馬戲團」系列作品的核心看似單純，以馬戲團為主軸，講述人類與動物相互依存的巧妙關係。在創作自述中，李小鏡如此寫到：「當大幕拉起時，表演者使出渾身解數展現出動物的原始本能，動物則努力模仿著人類的動作。這就是馬戲團。在舞臺上，人與動物角色互置，人類扮演著動物，動物更像人類；與此同時，觀眾返老還童都成了孩子。」從這個角度來看，「馬戲團」延續李小鏡從1997年所開始的探索——挑戰著人性與獸性之間看似界線明確、但本質上卻又模稜兩可的灰色地帶。

【跨頁圖】
李小鏡，〈馬戲團〉
（「馬戲團」系列），2011，
典藏噴墨，180×500cm。

李小鏡對這套作品所提出的另一個比喻，則是「人生如戲」。對此，他引述了莎士比亞的名句：「世界就是一個舞臺，所有男女不





【左圖】
李小鏡，〈Monkey W〉
（「馬戲團」系列），
2011，典藏噴墨，
104×74cm。

【右圖】
李小鏡，〈Isabella〉
（「馬戲團」系列），
2011，典藏噴墨，
104×74cm。





【左圖】

李小鏡，〈福娃〉
（「馬戲團」系列），2011，
典藏噴墨，104×74cm。

【右圖】

李小鏡，〈Derek〉
（「馬戲團」系列），2011，
典藏噴墨，104×74cm。

過是一些演員；他們有下場的時候，也就有上場的時候；而每一個人
在一生裡都扮演過好幾種角色。」這一句話，來自於名著《皆大歡
喜》（*As You Like It*）。劇中人賈克斯（*Jaques*）在這段獨白之中，以
嬰孩、學童、愛人、士兵、有識之士、傻老頭及返老還童等七個階段，
描述了人生所必經的歷程。換個角度從東方的思維來看，亦即是世界
有「成、住、壞、空」四個步驟，人有「生、老、病、死」四個過程，
事有「生、住、異、滅」四個階段。一切有為法，皆是因緣所生、也由
因緣而滅。

從表象上來看，「馬戲團」系列的視覺呈現是華麗的。以〈福娃〉
為例，一個扎著辮子、身穿小丑裝扮的孩童，大刺刺地坐在畫面正中
間，右腳板頂著右方的邊框，長長的辮子尾巴，則頂住了左邊的邊框；
亮麗的綠色和紫色漸層背景，描繪著晚霞天際般淡淡的雲彩。這個系列
中的其他角色，也都帶有相同的刻意矯飾意味。重複造形的舞者、身形
僵硬的火圈男、笑容悲苦的空中飛人、面容誇張的白衣小丑、身著奇裝
異服騎單車的猴人，個個都是五彩斑斕卻又寓意深沉的吊詭。在此之前



的創作，不論媒材，李小鏡的藝術涵養總是能夠在造形、設色和整體構圖方面，達到精緻、典雅的境界。但在「馬戲團」系列之中，他卻刻意去打翻了所有傳統美學上的「基本規則」。這是一種刻意的反動，或者可以說是以「打破」為策略來創造重生契機的出師表。上海7藝術中心策展人黃聖智表示：「通過馬戲團，李小鏡再次挑戰著其數碼（即數位）攝影創作的理念。就像是生命中任何的事物或信念一般，一切都還

【左圖】
李小鏡，〈Miss B〉
（「馬戲團」系列），2011，
典藏噴墨，104×74cm。

【右圖】
李小鏡，〈白色小丑〉
（「馬戲團」系列），2011，
典藏噴墨，104×74cm。

2011年，上海7藝術中心舉辦之李小鏡個展「馬戲團」開幕日一景。



[右頁上圖]

2010年，李小鏡留影於紐約工作室的公設大廳。圖片來源：韓湘寧攝影、李小鏡提供。

[右頁下圖]

2013年，李小鏡（右）於加力畫廊「CIRCUS」（馬戲團）個展開幕當天與主持人杜昭賢合影於展場。



李小鏡，〈Nana〉
（「馬戲團」系列），2011，
典藏噴墨，104×74cm。

是要隨著時間的轉變而重新被檢驗。放下所謂的『代表風格』，再次啟航，對於藝術創作者而言需要很大的勇氣。但是能做出這種改變的人，才容易日新月異。而觀者將情不自禁的參與其中。或嬉戲，或唏噓，或惋惜，體悟人生。」如果人生如戲，那李小鏡透過「馬戲團」系列所呈現的，就是一齣黑色喜劇，呈現人世間的無可奈何。在虛幻的華麗與深

切的悲痛之間，交織混雜，表現世界的荒誕、社會對人性的異化，以及面對不可抗力時掙扎的徒勞。

2010年10月，「馬戲團」系列在臺北東之藝廊首度發表，也揭開了這個系列作品漫長的國際巡迴之旅。兩年之內，接連於上海（7藝術中心）、北京（橋舍畫廊）、美國（德州聖安東尼奧藝術博物館）、臺南（加力畫廊）、臺北（華山藝文中心「Next Body」聯展）、韓國（首爾市Gallery Now）等地展出。除此之外，在這個時期，李小鏡的其他作品，也持續受到諸多國際重要藝術單位的重視。但在藝術之外的種種生命考驗，卻讓他身心疲憊。回憶起這段時光，李小鏡表示：

其實，這幾年也是我終於從一路累積下來的創作獲得了最大成果的時段。我在1999年開始製作、到2003年才完成的動畫「源」參加了當年臺灣的威尼斯雙年展。用五分鐘的動畫，展現出從魚演化成人的細膩轉變。由於變化緩慢，播放時有定格的錯覺。但當你再次細看時，才發現其中的變化。這部動畫在2011年得到瑞典科





2019年，俄羅斯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美術館的海報上印有李小鏡的作品。

學博物館收購，要在一個新開闢有關人類歷史的新館呈現出來。館方的藝術總監跟我討論到五分鐘的片長，有可能會失去即時捉住過往觀眾的注意，我們最後決定推出一個2分30秒的版本。沒想到從此就以2分30秒的版本在往後的展覽展出。新的版本並得到目前國際間最前衛、也是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德國文件展（The Worldly House-dOCUMENTA (13)）發表，而且是永久性收藏。整體來說，這件事應該是我長久以來不敢期望和最難得到的成績。然而它發生在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時刻，並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也就沒有去參加開幕。

為了讓自己從生命低潮的陰影之中走出來，李小鏡開始回應和考慮各方相繼而來的邀約。他表示：「這段時間，雖然沒允許自己走進一個完全失落的世界，但是一時還弄不清楚往後的日子將會如何面對？我了解遲早還是要走出這個陰影，最好的方法，可能還是回到過去那種可以完全忘我的展覽活動。」

2019年，李小鏡的作品於俄羅斯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美術館（Museum Center Krasnoyarsk）展出。



出幽遷喬

從2010到2015年間，李小鏡多年未有新的創作計畫，這是他藝術生涯中少見的空窗期，但這也是他開始回顧和省思的機緣。他於2012年，應廈門羅卡藝術中心的邀請，推出了他藝術生涯中第一次比較完整的回顧展「溯源」。

2013年，李小鏡應策展人陳明惠之邀約，參加臺北當代藝術館之「後人類慾望」專題展，以從未在臺灣發表過的女體攝影作品〈餌〉(Prey)為主體，搭配養病期間完成的浮雕版「十二生肖」，以類裝置藝術的方式，展現李小鏡對於整體展場經驗控制的企圖。李小鏡表示：「這時我已經開始厭倦攝影作品只能掛在牆壁上展示的侷限，決定把影像分割成八面，做成一個2.8米高，5米寬像一個巨大屏風似的折疊裝置，獨立站在展場中間展出。屏風的四周圍繞著「十二生肖」的肖像，並且把整個展廳的牆壁漆成深紅色。我想這樣的內容和氣氛更接近主題，效果也會相當強烈。深紅色的牆面延伸到展廳外邊的走廊，在聚光燈下輝映出近幾年才完成的「十二生肖」瓷質雕像。」這次的展出與臺北國際畫廊博覽會年度活動檔期接近，也因此讓李小鏡有更多機會接觸



【上圖】2012年，廈門羅卡藝術中心舉辦「溯源——李小鏡攝影回顧展」。

【下圖】2013年，李小鏡（右2）於臺北當代藝術館「後人類慾望」展為觀眾與副館長林羽婕（右1）導覽作品「緣（Fate）」系列時留影。

【關鍵詞】 〈餌〉(Prey)

李小鏡的作品「緣(Fate)」系列，其中包括三件影像：〈餌〉(Prey)只是其中的一件，指的是一個有多個乳房的女體，也是臺北當代藝術館展出折摺屏風正面影像的原作。另外兩件影像標題為〈獵者〉(左，Hunter L)及〈獵者〉(右，Hunter R)。這兩件作品合在一起，當時被安置在折摺屏風的背後。



到一些臺北藝術圈的朋友，包括藝術顧問鄭玲沂。

鄭玲沂在藝術專業上的能力與熱誠，讓她成為李小鏡藝術生涯重新出發時重要的推手。除了促成2014年於上海OCT藝術中心舉辦的「李小鏡 / 媒變」個展，以及策劃臺中東海大學之「顯影現身」個展之外，2015年，虛歲七十一歲的李小鏡在鄭玲沂的協助下，同時接了2016年的兩個美術館大展：國立臺灣美術館的個展，以及臺北市立美術館的回顧展，而且兩展開幕時間只差三個月。對於工作的熱誠投入，終於讓李小鏡走出陰霾，回到藝術創作崗位之上，於臺灣淡水工作室中，全心投入「NEXT」系列的



〔上圖〕2014年，右起：鄭玲沂、李小鏡、策展人張惠蘭合影於東海大學藝術中心「顯影現身」展覽現場。

〔下圖〕2014年，李小鏡在臺中東海大學藝術中心「顯影現身」個展致詞時留影。

2014年，上海OCT藝術中心「借鏡之道」展場一景。





〔左圖〕
2016年，李小鏡於臺北市立美術館「鏡·李小鏡回顧展」開幕時致詞留影。

〔右圖〕
2016年，右起：林平館長、柯錫杰、李小鏡、鄭玲沂、黃才郎、謝春德合影於「鏡·李小鏡回顧展」。

創作。回憶起這個時期在創作方面的重生和喜悅，李小鏡如此描述：

像一座停擺了好幾年又開始再度運作的時鐘，重新回到創作崗位的喜悅和充實是無法比擬的。看起來玲沂是一個跟我一樣熱中於工作的人，在她的筆記本中寫滿了每件工作的要點、進度、每個負責人的聯絡方式和談話紀錄，甚至各方面付費的方式和過程都有詳細的紀錄，填補了我這一生中最怕處理的瑣事。當然，有她在一旁輔助的另一個貢獻是她對當代藝術的投入和眼光，到底是曾經得到英國聖馬丁藝術學院畢業的學歷……從2010年完成「馬戲團」系列，一度因為生病和家庭變故放下的創作再被拾回，像是生命再度見到曙光，人又活了起來一樣。

〔左圖〕
2016年，李小鏡於國立臺灣美術館舉辦之「李小鏡：N·E·X·T」系列。

〔右圖〕
國立臺灣美術館2016年的「李小鏡：N·E·X·T」海報。



【右頁上圖】

2015年，李小鏡為「NEXT」系列製作的「終寂」系列人魚骨具。

【右頁下圖】

2016年，李小鏡於國立臺灣美術館裝置「終寂」系列骨具作品時留影。



2015年，李小鏡於工作室籌備「NEXT」系列3D動畫作品。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從整體結構上來分析，「NEXT」是李小鏡的藝術創作之中，最多元而且複雜的一套作品。作品主體，包括一只約180公分以3D列印搪瓷烤漆製作的〈人魚〉立體雕塑；以液晶螢幕、肢體遙控來呈現的數位互動作品〈認識我們〉；以影像熔接150度弧形投影呈現的動畫作品〈回

歸大海〉；以陶瓷製作外加浮空紗幕投影的多媒

材裝置〈終寂〉；以及用

即時3D列印以及數位

噴墨裝置作品組成的

〈多子多孫〉(P.150上

圖)。其中最特別的〈多

子多孫〉，是一件為臺北市立

美術館回顧展而準備的特殊裝

置作品。一臺約200公分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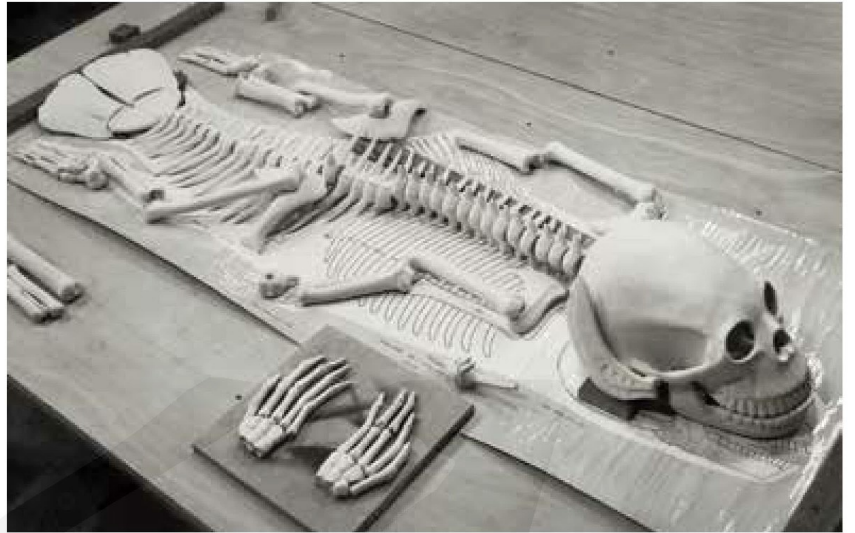
3D列印機，在展覽現場不斷

李小鏡以3D列印製作的〈人魚〉模型。



以緩慢的速度，每天「生產」一隻約8公分長的迷你人魚。充滿祈福味道的作品標題，似乎為我們帶來的也是一種警示：在摧毀自然環境之後，是否人類所面對的，將會是一個必須以人工方式繁衍的未來？李小鏡在創作自述中如此表示：「由於汙染、全球溫度持續升高，導致海洋膨脹與冰川融化。當大部分地面被海水覆蓋的同時，陸上所剩的生態環境終將不適用於我們居住。當那天來到時，能倖存的人類也將會有足夠的能力，重新改裝自己的生理需求，再次『進化』到能適應海洋生活的形態。探索人類的未來，是我十年以來思考的主要課題。畢生投入藝術工作，深感我們有權追尋人類的根源，關懷當下，並放眼未來的世界。」

2016年「NEXT」系列首先於國立臺灣美術館的個展中發表，展場裝置由四個展區共同組成。在進入圓形主展場之前，觀者首先看到的，是懸浮在半空中的〈人魚〉立體塑像。這件以3D列印輸出的作品，外表黝黑、光滑，就像是一個懸浮於半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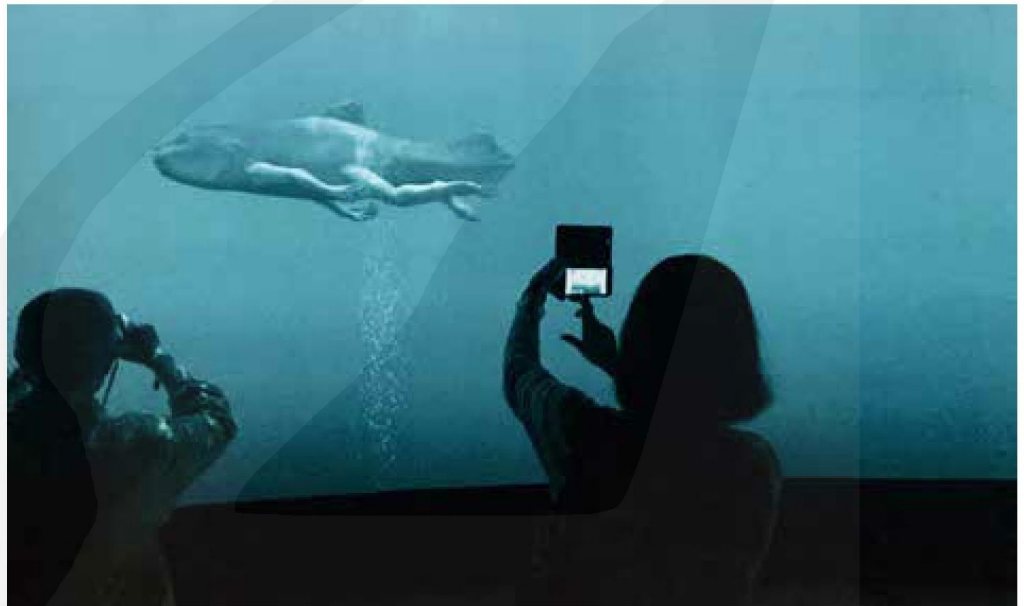


【關鍵詞】浮空紗幕投影 (Gauze Screen Projection)

特殊網紗比傳統幕布更具通透感，以此作為投影媒介，能夠使影像產生懸浮於半空中的視覺幻象，藉此產生朦朧和魔幻的效果。網紗最大的優點，在於在高透光的同時能夠確保影像與色彩的亮麗和飽和感。同時，觀眾還可以透過網紗看到背面的物體，這種透視性能夠增加視覺的深度與神祕感，因此浮空紗幕投影常用於表現虛擬和朦朧的空間效果。



李小鏡·〈多子多孫〉(「NEXT」系列)·2016·3D 列印裝置·90×90×220cm。



2016年，李小鏡於國立臺灣美術館展出高解析度動畫「NEXT」系列。



2016年，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之「鏡·李小鏡回顧展」展場中播放有李小鏡的「NEXT」系列數位作品。



2016年，李小鏡測試「NEXT」系列的「人魚」造形作品時留影。



2020年，桃園市立美術館團隊為「像極了怪獸」特展中展出李小鏡作品的「回歸大海」展區布展。

沉默驚嘆號。進入圓形展場之後的第一個區塊，是互動裝置〈認識我們〉。在這個互動場域之中，觀者可以透過肢體的運動來遙控螢幕上的3D模型。在互動場域的兩側，則有一系列史實與想像交錯的文獻紀錄，總共以八個螢幕來描述和呈現人魚演化的過程與紀錄。穿過互動區之後，觀者便進入了〈回歸大海〉，一個以150度圓弧投影構成的浸淫式體驗，描繪一個空茫、蕭索的景況。在〈回歸大海〉的正對面，是象徵故事終點的裝置作品〈終寂〉(P.149二圖)。一具人魚白骨，半掩埋地散落在黑色沙丘之上。沙丘後方的浮空紗幕投影，呈現著一片幽暗、深邃的海

床。除了偶然竄起的零星氣泡之外，一無所有。在「NEXT」系列中，我們明確地看到了一個創作態度的轉變，李小鏡已然成為一個優游在媒材和技法之外，專注於如何「說故事」的藝術家。

也就在這一年，李小鏡開始了他生命故事的下一章，與鄭玲沂女士於臺北成婚。回憶時李小鏡語帶感念地表示：「另外還有一件在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是我和玲沂原來已經計畫好這年3月結婚的事並不想因為準備展覽而推遲。說起來也算巧，臺北適合婚宴、出租禮服和包辦婚禮的店家多半集中在靠近圓山、中山北路一帶。正好配合了我們這段日子常跑臺北市立美術館的行程。但是很多包括髮型、梳妝、禮服、飾品、花束、請柬、貴賓名單、席次、餐飲甚至音樂節目都經過演練和一再改善。玲沂就是這麼一個精明、能幹、認真又充滿活力的女性。她也有對工作狂熱的敬業精神，好像不忙不會開心似的。從有了玲沂為伴，被她包辦了我所有的展覽細節和對外的接洽。填補了我最不擅長也是最

【左圖】

2016年，李小鏡和鄭玲沂成婚。圖片來源：臺北平方樹攝影、李小鏡提供。

【右圖】

「鏡·李小鏡回顧展」的主視覺海報。



怕接觸的領域。」

2016年6月，「鏡／李小鏡回顧展」開幕，這是直至目前為止，收錄李小鏡作品最為完整的一次展覽。全展以倒敘式的時間軸線，穿梭十六個主題，囊括由1972至2016年間創作的兩百三十九件作品。回憶起回顧展開幕的景況，李小鏡如此寫道：

6月23日，我在前面以半跑的速度帶著機動升降車做了全場燈光最後的調整，其他最後一分鐘的校對和測試在正午前都停止了。我換上十年以來最酷的西裝外套，走進開幕現場時發現已經坐滿了不少人。一些藝術和攝影圈的老朋友包括楊識宏、莊靈、謝春德、柯錫杰還有北美館前任的館長黃才郎和黃海鳴一些藝術圈重量級人物，包括文化部謝組長正在和林平館長交談……好在館方準備了不少座位，一直排到走道的盡頭。爭氣的是沒多久，除了座位坐滿了人，座位的兩旁和後面在正式開幕前已經擠滿

2016年，「鏡·李小鏡回顧展」的「夢」系列作品展間一景。





了人……接下來，人群一哄而上，一批批擠進展場。昭瑩臨時把「導覽」來賓的工作推給了玲沂。玲沂也就在沒有在怕的狀態下，從頭解說各個系列的創作理念，一路圓滿完成了任務……



通過好幾處相當幽暗的展場，冷眼旁觀一群群觀眾的反應，不難查覺到大多數人對整個展現的滿意和一些正面的稱讚。讓我終於可以放下一顆不確定的心。我只要一離開展場，就會有熟悉的朋友和年輕人上來要求合照留念。有一次有兩個像是大學

2016年，「鏡·李小鏡回顧展」展場中展有李小鏡早期於美國拍攝的商業人像作品。



2016年，李小鏡（左）與鄭玲沂於臺北誠品書店的「鏡·李小鏡回顧展」廣告前合影留念。

【左頁上圖】

2016年，「鏡·李小鏡回顧展」的「夜生活」展間設置有許多精心設計的桌椅，讓休息的觀眾彷彿置身於舞廳酒店的夜生活一般。

【左頁下圖】

2016年，「鏡·李小鏡回顧展」吸引大批觀眾參觀的盛況。

2019年，李小鏡（右2）與妻子鄭玲沂跟長年支持他的工作伙伴范維達（左）、胡捷（右）在紐約家中茶敘時合影留念。



生的小朋友挺害羞地攔住我問：「請問你就是藝術家李小鏡老師嗎？」可能是因為突然放下了心，無意間原形畢露說：「我是他的爸爸」。沒想到兩個小朋友都開得起玩笑，只遲疑了一下，接著還是要求了一起合影。

從這些字裡行間，我們能夠感受到一股如釋重負的輕鬆，這也讓他的幽默感，隨著真心而喜不自禁。英文俗諺有云：「There is a grain of truth in every joke」，亦即是每一句玩笑話，都帶有幾分用幽默掩藏的真心。這句「我是他的爸爸」，其實是他七十年來遷徙、遠行、奮鬥、面對命運挑戰而終至衣錦榮歸的心情縮影，一篇極簡的回鄉偶書。

對自己認真、負責的態度，是李小鏡一生不變的堅持。本書付梓之際，李小鏡正在趕工新的系列作品，提起創作，依舊熱情不減。彷彿又回到了那個半夜打拳、翹課拍電影時代的李小鏡。那個曾經為藝術是否能夠養活自己和家人而擔憂的男孩，重新回到家鄉故土，但心境已然大不相同。知時處世，沂水舞雩，再次尋回了對藝術的執著和創作的喜悅。